



4·1 演唱会门票2小时售罄，观众陆续进场中。摄影/阙政



“哥哥巴士”穿梭于香港大小街道。



文华酒店门口的悼念人群和花束。摄影/阙政

表作的作品也都有张国荣的名字。”台湾作家符立中也曾发出相似感慨：“张国荣以一个男性身份化身为这么多部作品的缪斯，在整个华语电影史上是极其罕见的。”

香港是类型电影的天堂，但屹立于金字塔尖的张国荣，却从来不是一个类型化的演员。与功夫制霸、喜剧制霸的著名演员相比，张国荣从不制霸任何一种电影类型，却表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面特质。
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他在不同导演眼中似乎有不同的“刻板印象”：吴宇森总给他忠义弟弟的角色，徐克眼中的他是敦厚老实的书生或神父，关锦鹏看中他的高贵儒雅，陈嘉上喜欢他的潇洒不羁，陈可辛觉得他很文艺，陈凯歌觉得他很悲情，而王家卫总当他是那只无脚流浪的鸟。

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，他演活上述任何一种角色，都会被打上“本色出演”的标签：宁采臣、十二少、顾家明、程蝶衣、阿飞、西毒、何宝荣……这些被认为“非张国荣无法想象”的角色，到头来都被称为“度身订造”，委屈到他也曾想不通：“我十分不明白为什么每当一个演员把角色演得好，别人总是说某角色是为某演员度身订造的，他们又何曾想过，其实是这个演员演得好呢，我想除非是演回自己，没有一部戏或一个角色是真真正正为某演员度身订造的。”

或许，“度身订造”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一个演员的高度赞美吧。在这方面，我非常认同香港文化评论家林沛理的说法。

“对大部分演员来说，演戏是一个戴上面具的过程，但对张国荣而言，演戏是一个除掉面具的过程。这种演戏方式说穿了其实建基于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诚实、忠于自我的生活态度。”他说，“我认为香港影坛上张国荣是极罕有的‘演员作者’，他在银幕上最动人遐思、耐人咀嚼的演出，或纤柔，或华美，或锥心刺骨，或惊悸哀恸，都有一种真的假不了、来自生活，与扎根于痛苦体验的真情，一种感情的浓度，一个活生生的‘我’在。张国荣没接受过正统的戏剧训练，他作为演员所依赖的最大资源是他的生活体验，他受过的伤害，他的恐惧，他的爱与恨，他的血、泪和苦，以及敢于提取这资源的勇气和决心。这种演绎方法得之于真，这类演员可以成就最动人的演出，但也要冒最大的险……必须入世尽俗，俯仰天地，投入生活，面对自我，对一切都坦坦荡荡，对他们来说，唯一的防御就是不设防。”

早在80年代，张国荣就说过：“我不想做明星，因为我已经。我希望做一个真真正正的演员。”在剥离自己偶像歌手的身份方面，他一直都有自觉意识。从80年代末开始，他就婉拒那些主打颜值的“情圣”角色，如同关锦鹏所言：美貌于张国荣是一种阻碍。为了打破这层阻碍，他接演《家有喜事》里的娘娘腔二哥、《霸王别姬》里反串旦角的程蝶衣、《夜半歌声》里毁容的宋丹萍、《红色恋人》里说英文的地下党——叶大鹰拍《红色恋人》时，想找一个不同于游击队队长的地下党形象，要有深厚修养，要有精神生活，他起初不相信香港演